◆漫游湘西南

漠漠水田飞白鹭

陈燕青

我喜欢白鹭，喜看它们洁白如雪的外表、亭亭玉立的姿势，更羡慕它们那翱翔蓝天的洒脱和自由。

我的家地处湘西南丘陵，有山有水，山不高但林木茂密，山与山之间，水田密布，沟溪纵横，田里溪中，鱼虾成群。青山好筑巢，水田好觅食，这里成了白鹭落脚安家的好地方。

在村子下首一个叫“青山里”的地方，早晨傍晚，白鹭们翩翩起舞，时而跃起时而降落，你追我赶，“呃——呃——呃”的声音不时传到村子里来。其他时段，除了在巢里孵化的母鹭，其余的全部外出，而且飞得远远的。我开始有点不明，山脚下的水田里那么多鱼虾，它们却要舍近求远去觅食。后来发现也有那么几只降落山前的田野，一旦抓了小鱼就向巢里飞去，不久又飞回田野，如此反复。它们喂食幼雏的样子，跟燕子喂雏一样吗？“梁上有双燕，翩翩雄与雌。衔泥两椽间，一巢生四儿。四儿日夜长，索食声孜孜。青虫不易捕，黄口无饱期。觜爪虽欲敝，心力不知疲。须臾十来往，犹恐巢中饥。辛勤三十日，母瘦雏渐肥。喃喃教言语，一一刷毛衣。”哺育之恩，不独人有，动物尤甚啊。

白鹭是候鸟，比燕子来得晚些。农历三四月间，水田里刚插上禾苗，绿茵如毯，水肥鱼肥。这时白鹭归来，散落在水田间，常常单腿伫立，修长的脖子叠成“子”字，一副悠闲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；而两眼却圆溜溜地盯着四周，一旦有游鱼靠近或黄鳝泥鳅等从泥里冒出头来，细细的长喙旋风般将鱼叼起，头向上一抬，吞进喉囊。白鹭在水田抓鱼就像我们在餐桌前拿筷子伸向碗中夹菜一样，一夹一个准，快捷、迅猛、优雅。随后，便又恢复了那绅士的风度。如此反复，直到周围的小鱼小虾被抓尽，然后扇动翅膀，飞出几十米又落入水田中，继续等待。如果稻田水浅或露泥，鱼儿们困在一个个小小水窝里，这时的白鹭不再装绅士，满田走动，一会就吃饱了。吃饱了就飞向近旁的树枝上，或眠或栖。午休之后，展翅伸腿，再次飞入水田觅食。傍晚，夕阳给水田的禾苗抹上一层金色，田垄间泛起轻纱似的薄雾，其他的鸟儿呼唤着归巢了，白鹭们也三三两两地从田野飞上天空，相继踏上回家的路。

也有不见白鹭的时候。20世纪90年代，村子里将“青山里”的大树全卖了。随着一棵棵高大的树木倒下，白鹭们哀嚎着飞走了，一去就是二十年。没有白鹭的年月里，村子也没了灵气。自从白鹭归来，村子里的人们又恢复了过去的精气神，生活也是日新月异。

山青了，水绿了，环境美了，生态好了，山林里各种几乎绝迹的飞鸟走兽也回来了。夕阳西下，我走到村前，望向田野，暮色四起，轻烟漠漠，一对白鹭从水田那边飞来，飞回“青山里”的家去。它们比肩并飞，风情款款。影子掠过我的眼前，掠过田垄上那对新婚夫妻的头顶。他俩也刚从田里上岸，挽着裤腿，男的挑担女的提篮，“夫妻双双把家还”。

（陈燕青，隆回县作协理事）

龙瑶幽谷

曾彩霞

又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，我又想起三年前到龙瑶幽谷游览的情景。

龙瑶幽谷位于隆回县小沙江镇旺溪村和坪家村，是一个集休闲、旅游、避暑、摄影、徒步于一体的旅游胜地。为了早一点赶到，早上7点，我们就出发了。我们车开得慢，到了那里，长桌宴已始开始了。

在一个宽敞的餐厅里，十几条长桌上坐满了游客，柔和的灯光从紫藤装饰网里照射下来，温馨而又明亮。只见一排身着盛装的瑶族姑娘，个个靓丽清纯，唱着欢快的瑶歌，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。我不懂她们唱的歌词，但从她们的表情中，我能读懂她们的心意。桌子上摆着丰盛的午餐，有些菜肴我不知道名称，只知道是野菜，而那盘熏制得油光发亮、香气四溢的腊肉，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。

吃过中饭，天不作美，竟洒下了丝丝细雨，雨丝随风飘散，如烟如雾，群山被笼罩得若隐若现，恰如仙境。这里海拔较高，气温比城里的低，风吹在身上有几分寒意，但大家游兴正高，并不在意。我们在一座为紫藤搭建的拱形架下穿行，架子很长，两边植着的紫藤还只有一人高，没有开花。嫩绿的藤蔓生机勃勃，正在奋力地向上攀爬，那藤尖儿尤其显出锐气。到了紫藤铺满架、花开正艳的时候，该是怎样一番美景呀，我憧憬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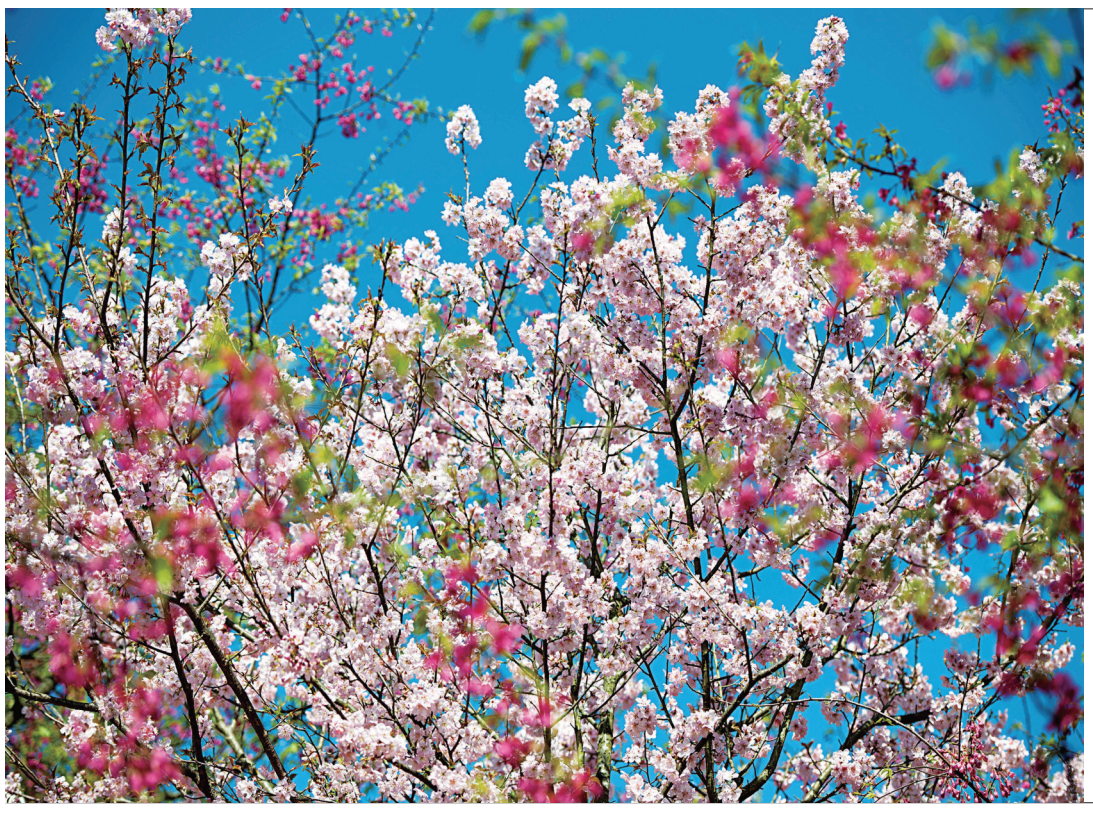
一路向下，来到一个山坳，这里地势开阔，一条新建的游道蜿蜒向前。环顾四周，只见一座山头十分特殊，整个山头镶嵌着形状各异的巨石，十分壮观。特别是半山腰上那一块，它的上面还叠着一块更大的，而且一半悬空，让人着实害怕。而在两块巨石的缝隙里，竟顽强地挺立着一棵青松，苍翠欲滴，怡然自得。看到它，我们悬着的心也安放下来。之后我们沿着山上的栈道攀沿而上，近距离领略这些巨石的雄伟神奇。它们有的似蘑菇，从土里“长”出来；有的如巨人，昂首屹立；有的好像是从天下掉下来的，没有“根”，岌岌可危的样子；还有的像人有意地垛成一大堆。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让我们惊叹不已。爬上山顶，已有许多队友散落在各处观景拍照。我极目远眺，只见群山环绕，沟壑纵横，山道蛇行。有的山头林木蓊郁，葱绿中洇渍着红、黄、橙、白各色；有的山头被开垦成一层层梯田，大概是准备栽种花草吧。

翻过几个山头，来到一个休息厅。按计划，我们步行队要与景区的瑶族阿妹进行联欢活动。瑶族阿妹个个漂亮大方，她们用歌声迎接我们。联欢活动很快开始了，瑶族阿妹有的独舞，舞姿灵动；有的独唱，歌声曼妙。其中一个瑶族阿妹的一首《阿哥阿妹情意长》，音色甜美，旋律婉转缠绵，让人陶醉。当然，我们这边的队友们也不示弱。队长邀瑶族阿妹跳起了欢快的双人舞，有个男队友邀瑶族阿妹男女对唱，一曲《夫妻双双把家还》倾倒了在场观众。笑声、掌声此起彼伏，高潮之后有高潮。

看时间不早，我们才与瑶族阿妹依依不舍地道别，去观赏开得正艳的映山红。穿过一片草地，进入山间，只见这里的映山红树比我们云山的还要高大，花儿正在恣意怒放，一丛丛，一片片，红得似火，艳得如霞。而在雨水的浸润下，一朵朵映山红又如出浴的美人，娇艳欲滴，惹人怜爱。雨越下越大了，大家也顾不得身上被打湿，或在花海中徜徉，或簇拥着花树拍照。

那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哟，至今让我念念不忘。

（曾彩霞，武冈人）



樱花

雷洪波　摄

（上接1版）

始终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防控举措要落实于细，要迅速开展疫情应急处置，完善监测、流行病学调查、隔离医学观察、社区（村）疫情防控、样本采集和检测等防控的方案。

要坚持“外防输入、内防反弹”总策略和“动态清零”总方针，提高科学精准防控水平，优化疫情防控举措，筑牢疫情防控防线，切实维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。

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保障百姓生活，稳定物价、畅通物流，切实保障好百姓的“米袋子”“菜篮子”，兜底困难群体民生需求，同时为抢救生命开辟绿色通道。

坚持就是胜利，曙光就在前方。与时间赛跑、与病毒较量，要全力落实好每一个防控细节。让我们以更坚定的信心、更精准的举措，践行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的庄严承诺。

（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）

◆六岭杂谈

雪从天上来

卿和平

雪从天上来。

雪从龙山的方向来。

雪从孩子们闪亮的瞳仁里来。

是的，大雪终于来了，在大家的意料之外。下课时，整个校园都沸腾起来，每一颗心都在随着雪花一起飞舞。这些孩子，按年龄推算，应当以前未见过这么大的雪吧，也难怪他们兴奋欢呼了。

翻翻记忆中的雪，也如眼前这么泼泼洒洒，这么肆意飞扬，但下得更久，积得更厚。我虽没见过爷爷口中“用斧头劈开池塘洗衣服”的那种严寒，但也从不缺少与雪相关的记忆。在这些与雪有关的记忆里，每每都有父亲的身影。

父亲是酷爱雪的，每个下雪天，他都兴奋得如孩子般彻夜难眠。当我在早上醒来时，往往已不见了他的身影——他上山打猎去了。父亲是个老猎人，能根据动物的粪便、足迹辨别猎物的种类、大小，甚至雌雄。下雪天无疑是狩猎最佳的时候，一杆猎枪（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，如今猎枪早已销毁），一条狗，父亲就能在方圆几十里的山上转上一整天。我想跟随父亲上山，但往往得不到母亲的允许，母亲偶尔开恩应允，我也追不上父亲矫健的步伐，只得怏怏而返。猎物是父亲骄傲的资本，每次谈起捕猎中的趣事，他的脸上总闪耀着一层动人的光辉。下雪天是父亲的世界。我曾天真地以为父亲会永远这样强壮，背脊永远会这么笔直，直到前几年去给爷爷扫墓时，我眼前却是那道伛偻的背影，我曾追赶不上的脚步竟有点蹒跚，我才知道，家中的脊梁应当由我来承担了。

与雪相关的记忆，除了亲人，还有恩师。上小学时，我生了一场病，在家休养了几天，某个下雪天的早晨返校上学。很久没见老师和同学，天降大雪，再加上新买的书包（人生当中的第一个皮质双肩包），心中兴奋异常，把书包拿在手里抛了又抛。得意忘形时往往会发生悲剧，手中的书包也不出意外地被我抛到了旁边的池塘里。我一下就吓懵了，站在池塘边不知所措。碰巧谢老师从旁经过，他尝试了几次后，要我跑到他家去拿竹竿。等我拿到竹竿返回时，发现他已脱掉鞋袜，赤脚走到冰冷的水中，帮我把书包拎上来了。三十多年来，那双在冰雪中冻得通红的脚，一直在我的心中萦绕。人们常说，老师是唯一没有血缘关系，还像父母一样，真心希望你能好的人。我对这话是深信不疑的。

校园里，孩子们玩雪的笑声是那样的放肆，一如小时候我的那些小伙伴。某个大雪纷飞的日子，和一个小伙伴相约，瞒着父母，偷偷地跑到两公里外的山上去看汽车。那时的汽车可是个稀罕事物，加之天降大雪，路上的车更少。每有车过，我俩就欢呼雀跃，讨论这车像什么动物。小小少年放飞着对外面精彩世界的无尽向往。宁静的山坡上，除了飘落的雪花，还有我们的欢歌笑语。

记忆越翻越多，就如这一片一片地往下落的雪花……

雪下得越来越大了，我还是雪中的那个少年……

（卿和平，任职于邵阳市湘郡铭志学校）

◆岁月回眸

犁田的父亲

周志辉

天刚放亮，父亲就背起犁，准备出门。“你昨天半夜还在发烧，今天别去犁田了！”母亲堵住门，扯着父亲，死活不同意。

“我吃得消，没事的。别拉了，莫把孩子们吵醒了。”父亲紧了紧蓑衣，强忍着没有咳出声来，“等几天我过生日了，亲戚们会来贺生。家里没有菜，我边犁田，还可以边捉些泥鳅和螃蟹……”人一闪，就从大门口溜走了。

“你这样拿命换工分，迟早会短命的！”母亲倚在门口，垂着泪，无奈地自言自语着。

那时，生产队有两头犁田的牛，老黄牯和黑黄牯。路爷是“老把式”，自然是牵着年轻力壮的老黄牯去犁田。而刚学会背犁的黑黄牯脾气大而犟，不是拉断犁，就是发飙顶人。大家想尽了办法，总是不对路。无奈之下，只得请路爷换头牛犁田。哪知路爷牵去刚犁了不到三圈，黑黄牯就发飙了。挣断犁，回过头，飞快地向路爷直冲过去，一角把他掀起，抛出好几米远。吓得路爷惊慌失措地从泥水里爬起，拼命地往田坎上跑。连连摇头，说自己也治服不了黑黄牯。

田要耕，牛闲着肯定不行，怎么办？有人把目光盯到了父亲身上。此时，他瘦骨嶙峋，走路一摆三摇，天天“躺在”药罐子里。母亲死活不同意，父亲却说不要担心，他能胜任。就这样，父亲被“赶鸭子上架”，犁起田来。黑黄牯一到父亲手里，就变得乖顺和通人性起来。父亲犁田，一直是大声吆喝着指挥。黑黄牯不听话时，他就重一点扯扯牛绹，从来不用竹条子去抽打它。他体力好时，它就快走；体力跟不上了，它就慢下来。父亲实在吃不消了，黑黄牯会长哞几声，示意休息一下。见此情形，大家都直呼“神了”！路爷也心服口服，竖起大拇指连连称赞。

我从记事起，看到父亲总是戴一顶破斗笠，扛一把老犁，背一副烂蓑衣，牵着黑黄牯，天不亮就起床去犁田。每次回家时，手上总会拎着一串泥鳅或小鱼等，给全家人改善生活。

那时，生产队出工抓得紧，队长不喊歇息，是不能休息的。许多人时不时地吸一袋旱烟，躲避劳动。时间一长，大家都“撑着锄头把吸烟”。院子里的同四爷见父亲整天只顾埋头犁田，十分同情。说他身体本就不好，更要善于保护自己，别累垮了，害了自己和家人。自此，父亲也开始吸旱烟了。父亲跟同四爷学的另外一招，就是在辣椒粉里加粗砂盐，从溪里舀一些水拌一下，当喝酒和下饭的菜。

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，生产队把牛卖了。路爷要去了黑黄牯，父亲领回老黄牯。两人牵着牛，到处犁田赚取工资养家糊口。后来，黑黄牯死了。一说是累死的，一说是摔死的。父亲听说后跪倒在地，嚎啕大哭。接下来一段好长的时间里，父亲整个人都还好像丢了魂似的，茫然不知无措。他愈加疼爱衰老的老黄牯，一有时间，就陪在它身边。有时候就是吃饭，也要端着饭碗到牛栏边去转转，和老黄牯唠嗑几句。

不久后，路爷瘫痪了。许多人在背后议论他把事做过了，是“报应”！父亲听到后十分生气，说人千万不要落井下石。他理解路爷，一家那么多人，全靠他来养活，很不容易；后悔和责怪自己当初太年轻、不懂事，经常和路爷“斗狠”。父亲时不时去看看路爷，陪他聊聊家常。

老黄牯老死时，父亲大哭了一场。把老黄牯埋葬后，父亲竟一病不起，不久就去世了。

（周志辉，邵东市作协会员）